

出席國際法學會議

華岡第十屆第七次評議會報告

國際法學會已於九月七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亞洲法學會已於八月廿四日起在錫蘭可倫坡舉行。

我國參加這次大會的籌備是在司法行政部、內政部、外交部、中央黨部、中華民國律師公會、中國比較法學會等單位，共廿多人。共推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先生為領隊，根據往例及前次會議司法院長是擔任團長，就是第五次大會在漢城召開時，是由司法院長也是本校教授戴炎輝博士擔任團長，另外分開幾個領隊，全國律師公會、比較法學會、法學教授均有個領隊，這個國際法學會或亞洲法學會實際上就是國際或亞洲的法學教授協會、法官協會、律師協會的總稱。

由於錫蘭（自一九七二年改國名為斯里蘭卡）跟我們沒有邦交，所以我們簽證是經過國際法學會跟錫蘭政府直接接洽，到飛機場時再做臨時簽證，這是很冒險，萬一到那裏是半夜，他又不准，那怎麼辦，幸好他們辦這次會議，是根據各國過去的往例辦理，他們的政府全力支援，他們總統和國務總理都到會，大會主席是總統的胞弟，所以沒有發生太大的困難。這次大會各國代表參加共有五〇七人。最多的一次是第三屆在印尼雅加達舉行，有二〇〇餘人。錫蘭這國家很保守，要去簽證不容易，觀光開放後，亦沒有人去過，這原因有三：一是它很保守，另外一個是他對我們中華民國欠缺瞭解，再一方面是共匪的勢力與影響力在那邊比同地區其他國家要顯些，因為當前印度洋是中共匪僑和蘇聯兩個共產政權在爭霸的敏感戰略地帶，錫蘭是他們爭奪的對象，中共跟他們拉攏的很密切，比如他們有很大的建築物包括大會場的國家紀念館在內，都是中共蓋的，聽說還有道路港口都是中共造的，所以共匪在那邊的勢力相當囂張，它不讓我們簽證是意料中的事，但越過是匪焰熾張之地，越是我人反共報國不能放過之時，不過我們去後，錫蘭他們很友善，從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部长、總理、總統都有接見並設筵款待，而且都問明從那裏來的，為了避免困擾起見，大會當局決定一律不稱國家只說是那個首都或地區來的，比如說是從雅加達來的、漢城來的、曼谷來的，我們算台北來的，中共匪僑原來派代表參加，算是從「北京」地區來的，因共匪本來只打算派一個人參加，這個人用英文名字，我到報到處查，每個人都有一個符號、識別證，中國大會秘書處預定中國有兩個代表團，一個台北、一個北京，秘書處把識別證弄在一起，我拿來看，那一個名字是完全洋化的名字，據打聽是廣東話的拼音，也看不出中國人是姓什麼，所以後來才聽說，因我們參加，它們駐錫蘭大使館臨時決定不參加，最後由大會的理事會決議，說是大家不講那一個，而講是那個地區來的，識別證註明如台北區、北京區、東京區、新德里區、雪梨區、嘉德滿都區、今後我們國際間的社團活動，可以開闢出一個新的途徑不牽連國家的主權，倡導會員普遍化的原則，像澳大利亞，它有很多

的殖民地，也算一個地區，馬來西亞的婆羅洲，在英國的百慕達，他們不承認婆羅洲是馬來西亞的，我們的琉球，我們不說是日本的琉球，香港不說中國香港，也不說外國的香港，香港等於是一個地區，是有這涵義在裏面。

這次大會是亞洲第六次大會，主要議題是國際人權，又有四個分題，第一是法律的程序，攻擊與防禦的方法，偏重於訴訟。第二是商事法，經濟犯罪、專利、商標、商號各種權利維護等等，第三是關於法律教育的推進，第四是關於亞洲太平洋地區及世界各國律師、法學教授、法官彼此之間的加強連繫，以及對於共同問題發生爭議的時候，如何解決。這些議題共有七十二篇論文提出來。我們中華民國代表團由於參加人員及是否參加始終在不確定的狀態，因為大會當局及錫蘭政府到出發前夕，也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簽證，只用一個電報，這個電報還是透過新加坡航空公司，他儘量沖淡官方的關係，所以我們中華民國所提出的只能算一個會務性的報告，是由該會現任的理事，我國東吳大學的戴文奎先生擔任，他們很稱職，都受到人家的尊敬，我國係創始的理事國，每個會員國都有理事及副理事，在大會理事會裏的決定是最高的，我們去開會是一個大會，每隔一年舉行一次，亦即兩年一次，這次理事會決定四項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一件事，就是會員資格普遍化，不能因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來排斥另一個國家。這是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等主張的。第二點就是關於司法、法律、教育、出版這一方面的情報及資料的交換。第三點下一屆的理事會明年在馬尼拉舉行後，第七屆大會於後年在曼谷舉行。這是他們提出來申請要求主辦的。我們中華民國沒有提出來，沒有提出來的原因有三個：主要一個是我們國內法學團體沒有什麼錢，他們有雄厚的基金會，像日本、韓國、政府都有津貼，由法律基金會、法學基金會、司法保護會等單位湊錢，我們都是自費去。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不但對出席大會人員選相當注意，就是在人數上也要勝過別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這次大會均在五十人以上。他們對出席的人選相當研究，拿菲律賓來說，他們的首席代表，就是前任司法部的部長，開幕典禮時，就請他做主要的演說人。像斯里蘭卡的司法部長也參加大會，我們國家如有像吳經熊、查良鑑先生等這樣的元老去，或少壯壯派法學家去，才會受到注意和重視，本人自知學識能力各方面經驗都不夠，不敢很放肆，所以有時用中華民國律師總或以法學教授的身份，當他們的政府官員或總統、或內閣總理部長或法院院長等接見時，我才告訴他或把名片遞給他，說我是來自台北的中華民國的中國文化學院的院長。日本、韓國的代表團，一到斯里蘭卡機場後就有他們的僑民前往歡迎街上也貼滿歡迎的標語，本席前年到北歐時，經過奧斯陸、斯德哥爾摩電車、公共汽車裏都可看到韓國和日本的商業廣告，他們的宣傳真是無遠弗屆。現在我們國家的工業技術等各方面比韓國還要超前，但我們在那裡看不到任何宣傳資料。日本的商人還正式發請帖，請他們的代表團到很大的酒店慶賀，可倫坡是有名的國際港口，韓國的船也很多，韓國人在那裡很注重他們的經濟交往。

其次錫蘭的國情，錫蘭是一個宗教國家，他們的總統和總理都是佛教徒，但對別的宗教並不排斥，所以佛教在那裡很盛行，各種的廟宇到處可見，他們供奉的佛像是露天的，或立或臥，與我們的情形不同。次外佛廟壁畫，畫的人物景象、動物都跟我們的敦煌壁畫差不多。佛教徒穿黃色的衣服，回教的寺也不少，印度教的廟很特別，廟的上面都是人，真是了不得。它的神祇是印度跟馬來西亞兩種合在一起。他們的文法可以從服裝、建築、繪畫、雕刻、戲劇、音樂、舞蹈等各方面看得出來。我在佛教聖地佛牙寺請了一尊佛祖銅像，送給華岡般若堂主持曉雲法師，曉雲法師去過這個地方，名望很高。這個國家是個島國，一九七二年把國名錫蘭改成斯里蘭卡，現在這個名字叫錫蘭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從名字看來它要實行社會主義，據我觀察及與黨政人士交談，知道他們跟馬克斯主義的那一套不盡相同，跟毛派的人民公社完全不一樣，道地是英國的社會思想系統。它的人口號稱一千四百萬，因為是島國，所以很容易向外發展，它把附近南邊的四百英里地方叫馬爾帝夫共和國，約七千多個小島，七、八萬人都算在一起，但他們亦提倡家庭計畫，我們去的第二天正好有一個聯合國的家庭計畫衛生教育會議在那裡舉行，英國的前任首相希斯，日本的前首相岸信介都去了，所以他們對國際會議是很熱衷的。它們的一般建築，老的建築，都是英國式的，像最高法院、國立大學、國會和中央圖書館等。本人見他們的院長時，把我們創辦人著的中華精神及我們的校旗、美哉中華等送給他。圖書館保存的中文書只有六千冊，四千冊是中共僑館送的，可見原來只有兩千冊，對中國文化根本沒什麼印象。他們的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建築，都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給他們蓋的，古色古香，其中有一棟建築是模仿倫敦西敏寺。他們穿衣服都穿大掛，要不然乾脆打赤膊，並不失禮，另外吃東西的還用手抓，接待外賓時，才用刀、叉，他們住四週挖一條溝放些藥，以防毒蛇咬，交通方面，他們還是坐馬車、牛車、還有手推車、三輪車、黃包車等，那裡的人種，馬來西亞印度種佔多數，是一五〇五年時，葡萄牙佔領後來的，以後是荷蘭佔領，英國佔領，這些國家都是白種人，大部份都住在錫蘭，都算錫蘭人，這些人在社會上很有地位、財富和權勢。其次是華僑，本來有華僑協會，在皇后大道，那裡有一個南京飯店，老板是山東樂昌人于振杰，他說全部的華僑一共才七十幾個人，他們都是過去英國統治時代，且在七七事變以前過去的，在那裡的華僑，最少有卅五年以上，大多是北方人，以前都是販賣綢緞花邊等物品，現在都經營旅館，于掌櫃說，我的心向著台灣，家中正廳高懸蔣委員長像，這是最好的現象。錫蘭的大學一共只有七個，可倫坡就佔了三個，最重要的就是國立可倫坡大學，學生有六七〇〇多人，我去訪問過，規模並不大，可是地方很大，另外四個大學，分散在各地，專科學校有幾十所，學院有七所都是獨立的，它們國民現在還有卅%的文盲，這種情形跟我們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不能相比。

以上是很簡單的說明和報告，另外我有一個書面資料，就教於在座的諸位師長，諸位先生，諸位同仁，謝謝！

力支援，他們總統和國務總理都到會，大會主席是總統的胞弟，所以沒有發生太大的困難。這次大會各國代表參加共有五〇七人。最多的一次是第三屆在印尼雅加達舉行，有二〇〇餘人。錫蘭這國家很保守，要去簽證不容易，觀光開放後，亦沒有人去過，這原因有三：一是它很保守，另外一個是他對我們中華民國欠缺瞭解，再一方面是共匪的勢力與影響力在那邊比同地區其他國家要顯些，因為當前印度洋是中共匪僑和蘇聯兩個共產政權在爭霸的敏感戰略地帶，錫蘭是他們爭奪的對象，中共跟他們拉攏的很密切，比如他們有很大的建築物包括大會場的國家紀念館在內，都是中共蓋的，聽說還有道路港口都是中共造的，所以共匪在那邊的勢力相當囂張，它不讓我們簽證是意料中的事，但越過是匪焰熾張之地，越是我人反共報國不能放過之時，不過我們去後，錫蘭他們很友善，從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部长、總理、總統都有接見並設筵款待，而且都問明從那裏來的，為了避免困擾起見，大會當局決定一律不稱國家只說是那個首都或地區來的，比如說是從雅加達來的、漢城來的、曼谷來的，我們算台北來的，中共匪僑原來派代表參加，算是從「北京」地區來的，因共匪本來只打算派一個人參加，這個人用英文名字，我到報到處查，每個人都有一個符號、識別證，中國大會秘書處預定中國有兩個代表團，一個台北、一個北京，秘書處把識別證弄在一起，我拿來看，那一個名字是完全洋化的名字，據打聽是廣東話的拼音，也看不出中國人是姓什麼，所以後來才聽說，因我們參加，它們駐錫蘭大使館臨時決定不參加，最後由大會的理事會決議，說是大家不講那一個，而講是那個地區來的，識別證註明如台北區、北京區、東京區、新德里區、雪梨區、嘉德滿都區、今後我們國際間的社團活動，可以開闢出一個新的途徑不牽連國家的主權，倡導會員普遍化的原則，像澳大利亞，它有很多

的殖民地，也算一個地區，馬來西亞的婆羅洲，在英國的百慕達，他們不承認婆羅洲是馬來西亞的，我們的琉球，我們不說是日本的琉球，香港不說中國香港，也不說外國的香港，香港等於是一個地區，是有這涵義在裏面。

這次大會是亞洲第六次大會，主要議題是國際人權，又有四個分題，第一是法律的程序，攻擊與防禦的方法，偏重於訴訟。第二是商事法，經濟犯罪、專利、商標、商號各種權利維護等等，第三是關於法律教育的推進，第四是關於亞洲太平洋地區及世界各國律師、法學教授、法官彼此之間的加強連繫，以及對於共同問題發生爭議的時候，如何解決。這些議題共有七十二篇論文提出來。我們中華民國代表團由於參加人員及是否參加始終在不確定的狀態，因為大會當局及錫蘭政府到出發前夕，也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簽證，只用一個電報，這個電報還是透過新加坡航空公司，他儘量沖淡官方的關係，所以我們中華民國所提出的只能算一個會務性的報告，是由該會現任的理事，我國東吳大學的戴文奎先生擔任，他們很稱職，都受到人家的尊敬，我國係創始的理事國，每個會員國都有理事及副理事，在大會理事會裏的決定是最高的，我們去開會是一個大會，每隔一年舉行一次，亦即兩年一次，這次理事會決定四項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一件事，就是會員資格普遍化，不能因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來排斥另一個國家。這是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等主張的。第二點就是關於司法、法律、教育、出版這一方面的情報及資料的交換。第三點下一屆的理事會明年在馬尼拉舉行後，第七屆大會於後年在曼谷舉行。這是他們提出來申請要求主辦的。我們中華民國沒有提出來，沒有提出來的原因有三個：主要一個是我們國內法學團體沒有什麼錢，他們有雄厚的基金會，像日本、韓國、政府都有津貼，由法律基金會、法學基金會、司法保護會等單位湊錢，我們都是自費去。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不但對出席大會人員選相當注意，就是在人數上也要勝過別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這次大會均在五十人以上。他們對出席的人選相當研究，拿菲律賓來說，他們的首席代表，就是前任司法部的部長，開幕典禮時，就請他做主要的演說人。像斯里蘭卡的司法部長也參加大會，我們國家如有像吳經熊、查良鑑先生等這樣的元老去，或少壯壯派法學家去，才會受到注意和重視，本人自知學識能力各方面經驗都不夠，不敢很放肆，所以有時用中華民國律師總或以法學教授的身份，當他們的政府官員或總統、或內閣總理部長或法院院長等接見時，我才告訴他或把名片遞給他，說我是來自台北的中華民國的中國文化學院的院長。日本、韓國的代表團，一到斯里蘭卡機場後就有他們的僑民前往歡迎街上也貼滿歡迎的標語，本席前年到北歐時，經過奧斯陸、斯德哥爾摩電車、公共汽車裏都可看到韓國和日本的商業廣告，他們的宣傳真是無遠弗屆。現在我們國家的工業技術等各方面比韓國還要超前，但我們在那裡看不到任何宣傳資料。日本的商人還正式發請帖，請他們的代表團到很大的酒店慶賀，可倫坡是有名的國際港口，韓國的船也很多，韓國人在那裡很注重他們的經濟交往。

其次錫蘭的國情，錫蘭是一個宗教國家，他們的總統和總理都是佛教徒，但對別的宗教並不排斥，所以佛教在那裡很盛行，各種的廟宇到處可見，他們供奉的佛像是露天的，或立或臥，與我們的情形不同。次外佛廟壁畫，畫的人物景象、動物都跟我們的敦煌壁畫差不多。佛教徒穿黃色的衣服，回教的寺也不少，印度教的廟很特別，廟的上面都是人，真是了不得。它的神祇是印度跟馬來西亞兩種合在一起。他們的文法可以從服裝、建築、繪畫、雕刻、戲劇、音樂、舞蹈等各方面看得出來。我在佛教聖地佛牙寺請了一尊佛祖銅像，送給華岡般若堂主持曉雲法師，曉雲法師去過這個地方，名望很高。這個國家是個島國，一九七二年把國名錫蘭改成斯里蘭卡，現在這個名字叫錫蘭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從名字看來它要實行社會主義，據我觀察及與黨政人士交談，知道他們跟馬克斯主義的那一套不盡相同，跟毛派的人民公社完全不一樣，道地是英國的社會思想系統。它的人口號稱一千四百萬，因為是島國，所以很容易向外發展，它把附近南邊的四百英里地方叫馬爾帝夫共和國，約七千多個小島，七、八萬人都算在一起，但他們亦提倡家庭計畫，我們去的第二天正好有一個聯合國的家庭計畫衛生教育會議在那裡舉行，英國的前任首相希斯，日本的前首相岸信介都去了，所以他們對國際會議是很熱衷的。它們的一般建築，老的建築，都是英國式的，像最高法院、國立大學、國會和中央圖書館等。本人見他們的院長時，把我們創辦人著的中華精神及我們的校旗、美哉中華等送給他。圖書館保存的中文書只有六千冊，四千冊是中共僑館送的，可見原來只有兩千冊，對中國文化根本沒什麼印象。他們的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建築，都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給他們蓋的，古色古香，其中有一棟建築是模仿倫敦西敏寺。他們穿衣服都穿大掛，要不然乾脆打赤膊，並不失禮，另外吃東西的還用手抓，接待外賓時，才用刀、叉，他們住四週挖一條溝放些藥，以防毒蛇咬，交通方面，他們還是坐馬車、牛車、還有手推車、三輪車、黃包車等，那裡的人種，馬來西亞印度種佔多數，是一五〇五年時，葡萄牙佔領後來的，以後是荷蘭佔領，英國佔領，這些國家都是白種人，大部份都住在錫蘭，都算錫蘭人，這些人在社會上很有地位、財富和權勢。其次是華僑，本來有華僑協會，在皇后大道，那裡有一個南京飯店，老板是山東樂昌人于振杰，他說全部的華僑一共才七十幾個人，他們都是過去英國統治時代，且在七七事變以前過去的，在那裡的華僑，最少有卅五年以上，大多是北方人，以前都是販賣綢緞花邊等物品，現在都經營旅館，于掌櫃說，我的心向著台灣，家中正廳高懸蔣委員長像，這是最好的現象。錫蘭的大學一共只有七個，可倫坡就佔了三個，最重要的就是國立可倫坡大學，學生有六七〇〇多人，我去訪問過，規模並不大，可是地方很大，另外四個大學，分散在各地，專科學校有幾十所，學院有七所都是獨立的，它們國民現在還有卅%的文盲，這種情形跟我們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不能相比。

以上是很簡單的說明和報告，另外我有一個書面資料，就教於在座的諸位師長，諸位先生，諸位同仁，謝謝！